

# 依存

匠千晓系列\_06

张頔 译

にしざわ やすひこ

(目) 西泽保彦 著

い

ぞん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依存

(日) 西泽保彦 著  
张丽 译

IZON by Yasuhiko Nishizawa  
Copyright © Yasuhiko Nishizawa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Company Ltd., Beijing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存 / (日) 西泽保彦著; 张颀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33-1786-3

I. ①依… II. ①西…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8989号

---



## 依存

(日) 西泽保彦 著; 张颀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特约编辑: 王跃嵩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194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一版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86-3

定 价: 35.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     |             |
|-----|-------------|
| 1   | 返 校 1       |
| 10  | 第一章 情感的法则   |
| 56  | 返 校 2       |
| 63  | 第二章 隐秘疗法    |
| 104 | 返 校 3       |
| 109 | 第三章 精神分裂早期  |
| 154 | 返 校 4       |
| 164 | 第四章 非特异性    |
| 204 | 返 校 5       |
| 211 | 第五章 晚期戒断综合征 |
| 259 | 返 校 6       |
| 266 | 第六章 精神失常    |
| 308 | 返 校 7       |
| 313 | 第七章 宣告丧失监护权 |
| 347 | 返校日         |

## 返校 1

——那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三年级那年。

七月二十八日。

清晨五点。

我睁开眼睛，头顶上就是天花板。在那极高处有一根沉甸甸的横梁，它向远处延伸出去，看上去很结实。估计，就算要在上面拴根绳子自杀，也不用担心它会断掉——多么灰暗的念头！可这念头却一直模模糊糊地盘旋在我的脑海之中。更何况它看起来价格不菲，这么好的木材可不多见……啊，难道我仍在梦中么。

刚想重返梦乡，耳畔却远远传来水流飞溅之声。糟了，忘记拧紧水龙头了……我揉揉眼睛，艰难地试着抬起僵硬的上半身，身体就像被卡在两块板子之间，硬邦邦的。

水滴顺着窗户淌下来，透明的水流宛如某种有生命的东西，沿着玻璃表面慢吞吞地蜿蜒而过。窗外好像下雨了。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明明是个好天气——我终于想起来了，这并不是自己的房间，也没有什么忘记拧紧的水龙头。而且，那正在滴水的窗户为了隔音还特意制成了双层。

定睛一看，桌上的台灯还一直亮着。空啤酒瓶、喝空的大啤酒杯，底部还存留着一些食用冰化的水、小点心的包装袋、弄脏的盘子等，它们在灯光的照耀下，轮廓渐渐清晰。这一眼，将我原本就所剩无几的梦境一扫而空。

我看了看戴在腕上的手表，现在是清晨五点。就是说，我其实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尽管如此，我还是渐渐清醒过来。

随着记忆的恢复，周身袭来阵阵倦意。昨夜应该比平时喝得少，但头脑却沉得很，胃就像被某种有棱角的东西硌了一下似的。虽说如此，这却不是单纯的宿醉，而是一种奇怪的模糊感觉。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似是令人兴奋不已，又似令人郁郁寡欢，记忆朦朦胧胧的。好像是谁和谁吵起来了，可在场的又都是熟人，充其量也只是在一起打打闹闹而已，应该没人会在酒后寻衅滋事。嗯……让我想想……昨天来参加聚会的是——

在一架细长而精致的乐器——羽管键琴<sup>①</sup>的旁边，两个女孩在旁边的垫子上呼呼大睡。她们用毛毯紧裹着身体，相互倚靠着对方，发出了轻微的鼻息，那是葛野和瑠瑠。而在加湿器旁边铺着的褥子上，有个女孩正趴着睡觉。虽不见其真容，但就那一头清爽飘逸的栗色长发来看，应该是溪湖。

看来这些女孩都醉得不省人事了，就连换上睡衣的力气都没有。一个个在早就铺好的褥子上如同阵亡般昏睡着。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虽说这番情景屡见不鲜，但这次却和以往略显不同。在这间屋子里，一排排的书架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每个书架上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数量多得几乎要溢出来。而众人的姿势如同仰视着这

---

<sup>①</sup>也叫拨弦古钢琴，状似小型三角钢琴，十六至十八世纪在欧洲音乐中广泛使用。

些书一般，他们横七竖八地挤在一块儿和衣而卧，就像遭遇了台风洪水而来图书馆避难的难民。

男生们的褥子铺在距离女生们相当远的地方，而我刚好被夹在中间。漂撇学长则被几把木质折叠椅围住，与众人隔绝开来，孤零零地在一旁半张着嘴酣睡。他紧紧地抱着怀中的枕头，看上去就像正在做美梦似的，嘴边没刮干净的胡子让他整个人显得有些邋遢。

他翻了个身，一脚将毛巾被踢到了墙角。墙上挂着白井老师乘兴而作的肖像画，模特是他现任妻子，名叫美也子。老师只告诉我们她年近四十，看上去却一点都不像，一眼望上去倒像二十岁左右的妙龄少女。要是她混进操场的学生中去，怕是只会让人误认为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这幅画的笔法实在是有点过于写实了，看上去跟照片似的，绘画的韵味则略显不足。但它却毫无保留地再现了夫人的美貌。这个女人，简直可以用妖艳来形容。若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恐怕她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美貌，而是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妖物的气质；但男人们恐怕不会这样想，只要能被她投以一个微笑，他们便会立刻心荡神驰，陶醉在那融融的笑意中了吧。这样一来，也不难理解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白井教授为何会在将近花甲之年迷恋上她了。

事实上，昨晚她——白井美也子一出现在众人面前，场上的气氛便骤然一变。是的，原来如此……我终于意识到在胸中堆积着的违和感究竟为何物了。在此之前，我们八个人，包括教授自己，我们的生活可谓是风平浪静。虽说昨天溜溜和K之间的难题十分棘手，但最后也迎刃而解。到黄昏时分，紧张的气氛已经得到缓和，大家又像平时一样开怀畅饮了。直到晚归的夫人来这里跟大家打招呼的那一刻，大家还是其乐融融。

虽说如此，众人表面上还是维持着一团和气。毕竟这是白井教授新夫人的初次登场。虽说他对前妻还是有些心存愧疚，但还是流露出小小的得意之情，想来对此感到好笑的人不止我一个，而夫人接待我们的态度更是无可挑剔。要是放在平时，我早就深深地沉醉于夫人的魅力而不能自拔了。但是这次却没有，因为我注意到了匠仔的反应。

他表现得十分奇怪。那一如既往地喝得通红的脸，却在夫人进门的一瞬间变得毫无血色。他神色大变，以至于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人的脸色竟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他原本眼皮微垂，看上去像要睡着了似的，却在一瞬间骤然睁大，我看了都感觉到疼痛。那瞪圆的双目，甚至让我怀疑他不会再眨眼了。他已经不能单单算是酒醒了，而是整个人格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一切，全是从白井美也子进门那一刻开始的。

不过话说回来，匠仔自从来到这里之后就对那幅肖像画十分介意，在听说模特是教授的夫人时才松了一口气。但当夫人现身时，他立马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中，别说漂撇学长和高千了，就连和匠仔交情不深的瑠瑠和溪湖她们也都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所以昨晚虽未发生什么特别之事，我却留下了奇怪的、无法释怀的印象，这全是因为匠仔的反应……想到这，我才终于意识到，匠仔不见了。这么说来——

我再次将目光投向熟睡中的女生们。但是那里只有葛野、瑠瑠和溪湖三人。匠仔不见了。

这么说来，昨天晚上溪湖是真醉了呢还是装醉呢，她紧紧地依偎着高千，那架势仿佛在说今晚我和高濂一起睡，几乎要将她扑倒在地了。但实际上，应该是高千拽着她的手腕给她拖到被窝里去的。可现在那里只剩下溪湖一人，而高千则踪影全无。



匠仔不在，高千也不见人影……

此刻不在的还有教授夫妇，但他们应该是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但为何匠仔和高千也不见踪影呢。要是放在平时，我只会觉得他们是去上厕所或者是起得早去院子里散步，然后安然地睡个回笼觉了，但由于昨晚的事，我此刻却倍感忐忑。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实在不是散步的好时机。

我再次确认大家都睡熟了后，轻轻地站起身来，蹑手蹑脚地走向门口，从横七竖八的拖鞋中随意挑了双穿在脚上便走了出去。外面可能因为下雨，虽已是早上五点，天还是略略发黑，周围的景物一片模糊。通向本馆的路上铺着垫脚石，被雨打湿后幽幽地散发着光泽。这种雨势还不用打伞，我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脚下湿滑的地面，一步步向紧挨着本馆的副馆走去。这间屋子貌似是教授母亲生前的起居室，教授特地允许我们使用这里的卫生间。

我拂去刘海上的雨滴，轻轻地推开房门向里面窥去。从门口放鞋的石板到走廊，到屋里的简易厨房，再到面前的和式房间和里面的卫生间，整间房都漆黑一片，里面人迹全无。细细想来，高千和匠仔应该不会特意到这种地方来说悄悄话，在这只会被来方便的人打扰吧……他们俩躲在什么地方说悄悄话，只是我无意中的臆断罢了。

说到白井老师家里掩人耳目之处嘛——我回身半掩上门，突然注意到放鞋的石板被微微打湿了。这足迹并非我的，而且已经开始变干了。雨应该是从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始下的，这里却并无鞋子的踪影，若这是其印记，只能说明在不久之前有人来过这里。

这么说来……我脱下凉鞋走进屋内，目光停在昏暗走廊的对面。本馆和副馆间有一天井，昨天老师刚刚带我们参观过。据说在教授祖父那一代，这里曾有一口水井，在老屋改建之时被填埋起来并修

建了将本馆和副馆连接起来的屋顶。后来老屋再次改建，又将屋顶拆除，修建了现在的天井。

我透过走廊的窗户向天井瞥了一眼，竟发现有两个人站在那里。

这两人正矗立在屋檐下避雨。他们应该是在屋外脱鞋后用手提着进入室内的，来到天井后又重新穿好的吧。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无论是从本馆还是从副馆都能看到二人的身姿。但虽说如此，这个时间点加上小雨声的掩护，这里可谓是最适合说悄悄话的地方了。

比一般女性都高的高千和比她矮上一头的小个子匠仔并排站在一起，那模样与其说是恋人，不如说是关系亲密的姐弟更恰当，至少我是这么认为。此时，高千两手交叉环抱在胸前，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而与她相对，匠仔则低垂着头，两只手搭在腰上，那情景简直就像一个成熟懂事的姐姐在训斥调皮捣蛋的弟弟。

不知是因为房屋构造的原因，还是由于天气变化，此时的天井犹如开了灯一般明亮，一眼望上去竟有些不真实。而这两人则如涅槃一般，像要飞离这个世界，迷失在另一个空间里头似的。从这个角度看不清二人的神情，也许这也加强了这种谜一般的气氛吧。

我压低身子放慢脚步，悄悄地靠近窗边，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窃听状态。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觉得冥冥中该来的已经来了……这种感觉涌上心头。

“你能不能好好整理一下思路再跟我说话呢？”

高千的声音混杂着雨声透过窗户传来。我悄悄地抬起一点身子向外望去。身着黑色无袖上衣的高千的身影顿时出现在眼前，我急忙把头缩了回去。也许是雨势又大了些吧，两人朝我这边靠近了一些，我因此意外地听清了他们交谈的内容。

“我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听了你这番话愈发混乱了。”

“事实上我现在才是最混乱的。”匠仔的声音听上去又好笑又迷茫。“总之，我想了一整晚，虽然现在还是很迷糊，但总算理出点头绪了。”

“关于教授夫人吗？”

匠仔似乎无声地点了点头。

“夫人怎么了呢？”

高千一如既往地直接发问道，果然她也对昨晚匠仔的反应过度有些担心。她大概想问匠仔和白井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吧，可匠仔却理解成了另外一层意思。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真是的……完全搞不懂。至少在昨天晚上我还没想明白。”

“所以你也一直没睡觉，冥思苦想来着啊。”

听高千说话的语气，她昨晚竟也一宿未睡，一直观察匠仔来着。

“那么，你现在有头绪了吗？”

“嗯，总觉得……现在只希望是我自己想错了。但事情八成如我所料，所以我才必须提前警告你。”

我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不知为何竟有些惊慌失措。

“警告我？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迟早会让你引火上身。”

这么说来……不可名状的焦虑感袭来，我努力地回忆着。匠仔以前也直接称她为“你”<sup>①</sup>么。也许叫过吧，应该是叫过的。这两个人平时就在一起待着了。虽然如此，我的心情却无法平复。

“引火上身？什么意思？”

<sup>①</sup>此处原文为“きみ(君)”，是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之间的一种叫法。

“比如，家庭破裂什么的……”

“你说什么？”大概是觉得这话既离谱又冒失，高千少见地从鼻子里嗤笑了一声，“你开什么玩笑呢。”

“对不起，但这并不是玩笑。”

“我的家从很早以前就四分五裂了。你也知道，父亲他——”

两人继续说下去，说着我完全不知道的内容。我察觉到，这是只属于他们二人的世界，只属于他们二人的秘密。我的胸中一股暖流涌动，竟有些疼痛之感。

“不是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你和你的家庭也许会被毁掉。”

“被她吗？”

匠仔再次点了点头。

“怎么毁？”

“她会闯入你们的生活——”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夫人要介入我的家庭？昨晚，我和她可是第一次见面啊。”

“与那个无关。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才是问题所在——”

“和你在一起的，不只有我一个人吧。小漂和小兔不也——”

“不、不是的。我说了，是……”

“她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会认识她？你跟她之间发生过什么，还是你们本来就有什么关系？”

高千的声音里带着少见的焦虑不安，她连珠炮般地向匠仔发问着。我偷偷地越过窗户看了一眼，匠仔并不答话，背对着她默默地站在那里。一阵长长的沉默降临在两人之间。

“……你以前，”高千开口问道，“你以前就见过她了？”

“……差不多有六年没见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是——”匠仔说道，“我的母亲。”

这个清晨令人永生难忘。

事情由此拉开了帷幕。

虽为时已晚，但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踏入了一个禁区中。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瘫倒在窗边动弹不得，高千的声音混杂着雨声不断传入耳中。

“母……亲？”一向镇定的高千此刻也仿佛惊呆了，她惊慌失措地问道“你说她是……你的母亲？”

“她是我的生母。”

“你的母亲，可是为什么——”

高千只是声音沙哑地问了个问什么就说不下去了。我头一次听到她这样的声音。

“我有个哥哥……我们是双胞胎。”

“哥哥——”

说起来昨晚上——不，那是前天的事了——匠仔第一次告诉我们他还有个哥哥。

“难道是，千治？前天你跟我们说的——”

匠仔点了点头。

“我们十四岁的时候……”

他死了——匠仔刚想这么说下去，声音却突如撕裂一般。

他接着说下去：“我哥哥，是被美也子杀死的。”

## 第一章 情感的法则

七月二十七日是瑠瑠的生日，她本名叫木下瑠留。大家本来的意思是给她庆生，才办了这么个聚会。当然了，这不过是个借口，重点在于大家能聚在一块儿开怀畅饮。组织者——以主持聚会为己任的漂撇学长，平时就爱煞有介事地找各种理由张罗聚会，正好这回赶上瑠瑠过生日，他当然要好好利用一番了。

二十五号，学长第一次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

“学长，不好意思——”我把刚刚擦好的盘子放回餐具柜后对他摇了摇头。“学长，这次可能不行了。”

“嗯？你说什么……”

漂撇学长正狼吞虎咽地扒拉着匠仔做的金枪鱼意大利面，听罢“啪”的一声把叉子扔在桌子上，他越过柜台向我探出身来，嘴角还沾着金枪鱼屑。

啊，好脏啊，真是的——这个人太不讲究啦。

“你说什么呢……什么行不行的，喂，给点面子嘛兔纸。”

我叫羽迫由纪子，一般大家叫我小兔。上到给我起名的父母——不知他们是宠爱我呢，还是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下到眼前的这位嘴里塞满意大利面的不讲究学长，大家都这么叫我。但是，我可没给自己起名叫兔纸，而且我吃东西的时候尽量不说话。顺便说句，

据说我一喝醉就两眼通红，但肤色却能保持白皙，两者相对比衬得我简直像一只兔子，所以才给我取了这么个绰号。但我其实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跟兔子有什么相似之处，不过是学长拿我名字开的玩笑罢了，他一天到晚就爱插科打诨。不过，我长了一张娃娃脸和矮小身材，所以经常有人会误以为我是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也容易被联想成喜爱小动物的那类人。咳，这种事情嘛，无所谓的。

“因为，溜溜她——”我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接过匠仔洗好的盘子，用抹布擦干净上面的水，“溜溜她已经回家了哦。”

“什么？她已经回去了吗？”

其实学长根本没必要那么惊讶，因为大学早已放暑假了。不过，也不怪他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就算是家就在本地，也很少有人暑假循规蹈矩地往家跑。大家一般都是趁着暑假打工赚钱，或者是跟朋友去旅行什么的，很少有人会和家人待在一块。实际上，跟溜溜一样同为本地人的我，直到现在还在学校周边闲逛。

“喂喂，这下可怎么办哪。我可没听说过这码事。”

“当然喽。溜溜可没必要把自己的行程一一报告给你，你说是吧，匠仔？”我向匠仔征求意见道，他从刚才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刷盘子。

“嗯，那是当然啦。对，你说得对。”匠仔频频点头，嘴里发出附和的声音，突然，他侧过头来说道，“……不过，你们在说谁呀？溜溜是谁？”

满面愁云、双手托腮坐在柜台旁的漂撇学长，听了这话一下子就从柜台上滑了下来。他那新款的红色包头巾瞬间卡在了他的手掌上，顺着手腕向胳膊上窜去。匠仔瞪大眼睛惊讶地望着他，好像在说这个神经病是谁。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是呀，你怎么会不认识璐璐呢？”就连我也惊呆了，“匠仔，你不认识璐璐么？她不是已经来这里吃过很多次饭了么？就是和高千、溪湖她们一起的那个呀。”

“而且——”学长一边将窜上来的头巾重新戴回去，一边说道，“而且她不是已经跟我们一起喝过好几次酒了么，在‘三瓶’和‘花茶屋’。”

“是……这样的么？”

面对着学长和我从柜台两侧的双面夹击，匠仔露出了为难的神色，看样子他是真的感到迷惑不解。这点倒是很符合他的平时的风格。

他的本名叫匠千晓，大家平时叫他匠仔。我们同为安槻大学的三年级学生，但他看上去却一点也不像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给人老气横秋的感觉，看上去像个老爷爷似的。不、不仅是外表，他的内心应该就是个老爷爷。说好听点这是无欲无求，说得难听点就是缺乏朝气。从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洒脱来看，简直可以和学校里的老教授一起被叫作仙人了。

事实上，这个人也的确过着和仙人一样的生活。有一次大家突发奇想，一窝蜂地拥到匠仔家玩。那是木头和灰浆混合起来搭建的一间屋子，只有六张榻榻米那么大，屋里没有洗澡间，厕所是公用的，但若仅止于此，只能说是家境贫寒。更可怕的是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房间正中放着一张乱糟糟的床和一张可折叠的矮脚餐桌，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并不是我夸张或是故意用什么修辞手法，而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他夏天不用电风扇，冬天就在膝上盖张毛毯保暖度日，简直简朴到了极点。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纳闷：他应该很缺钱吧？这个嘛，匠仔看



起来确实不像有钱人。他用奖学金来支付国立大学的学费，而生活费全靠自己同时打几份工来赚取。虽然不知道其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但在经济上应该不宽裕。

但他却不是个穷光蛋。他经常和漂撇学长两个人搭伙出去喝酒，而后者现在正贪婪地吸溜着最后一根金枪鱼意大利面。我逐渐发现他们两人的酒量都不小，这日复一日累计下来的酒钱也不是个小数字了。还不如把那钱省下来改善一下生活质量呢，这么想的应该绝对不只有我一个吧。

“我说匠仔，你去买辆自行车怎么样？那东西也不贵，你省下几天酒钱，就能买辆好的二手车了哟。”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对他这种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耿耿于怀，虽然知道这是多管闲事，我还是这么向他提议过。因为他的性格如此，别说小轿车了，他连驾照都没有。虽说如此，至少应该有辆自行车吧，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也能让学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是吧？我说错了吗？

“不，你说得一点儿没错。”当时匠仔这么回答道。

“那你去买一辆呗？”

“不、不行。”

“欸？为什么？”

“因为讨厌。”

“嗯？”

“说实在的，不仅是自行车，别的也一样，我就是不想让自己拥有那么多东西。”

“不想拥有那么多东西？为什么？”

“因为每拥有一样东西，就多一份责任，对吧。”